

目 录

- 安龙县壬戌浩劫的片段
.....蓝小香 (1)
- 民国甲子乙丑年间安龙的荒象简述
.....夏季藩 (12)
- 陆尔福在黔桂边境危害人民的简述
.....徐允武 景以嘉 (16)
- 安龙县糙米案的由来和消逝
.....景以嘉 (25)
- 伪黔军第二十五军独立旅长何绍卿的罪恶
.....王伯言 (30)

一件残酷的“阴手”案 <u>韦正国</u>	(3 3)
如此县长蒙泽浩	(4 7)
安龙发现明王的圻志 <u>黄瑜光</u>	(5 7)
修院的生活林 郁	(7 5)
解放前的安(龙)中(学) <u>何明德</u>	(8 7)
闲话“买命钱” <u>蓝小香</u>	(9 7)
摆脱罗玛教庭独立自办教会是否“裂教”救不 得灵魂罗 希	(102)

✓
打言（天主）教堂的田产和经济来源

.....**覃 泽** (109)

注：以上括号内的字是编者加的

安龙县壬戌浩劫的片段

蓝小香

衰年回忆写壬戌	握管默书犹痛心
浩劫岂关桂匪狠	凶灾的是兴刘寻
华洋急赈六千币	梓里乐输八万金
争霸殃民先绝灭	恶名远与后人吟

注：以上“兴”指兴义县；“刘”指刘显潜，是刘显世的二堂兄，当时在兴义县自称西路定黔军总指挥。

一、安龙壬戌浩劫的起因

黔局从民九政变所演的刘（刘显世，当时的贵州省长）、王（电轮，当时的黔军总司令）火拼，结果是鹬蚌相争，舅逃甥死（刘是王的舅舅，王是刘的外甥），造成袁祖铭（当时的第二师师长）的定黔成功。袁夺获政权后，幸运地一跃而为贵州省长。黔局的纷乱，至此暂告

一段落。但刘氏不甘失败，妄想死灰复燃，在它的家乡(兴义县下五屯)积极招兵买马，收纳亡命之徒，图谋恢复权势。安龙壬戌的浩劫，是由他家引起的。

刘氏的走狗刘子渊，安龙县龙广人，是地方上的害虫，是助纣为虐的坏蛋；他的儿子刘尧仿，一贯胡作非为，经常与桂匪勾结。它父子得知刘氏正在收纳亡命，就积极撺掇刘氏，请他广收桂匪，来充实力量。刘梦想复辟，随时打算扩军备战。刘逆父子的计谋，深合刘氏的心愿，于是就派刘尧仿到广西匪穴大肆活动。这些桂匪正被当地民团围剿，极想窜扰黔边找寻出路，如今居然有刘来运动，自然欣然乐从。这些匪徒既同意受刘氏招安(他们美其名曰“合作”)，就纠集二千余人，分两路进黔，意欲假道安龙转兴义。当时安龙个别有识之士不同意假道，极力反对。但袁干臣(袁祖铭之父)认为刘氏扩军，是对他的儿子袁祖铭的不利，不如同意假道，等匪到城时，以利害关系说动，许他们到省后重用，劝匪改受袁的招安，匪必感

动。这是一方面使刘的阴谋不能得逞，一方面又可增加袁家力量。这是袁千臣的如意算盘。殊不知匪的企图，既无诚意受刘的招安，更不屑于受袁的利诱。他们都是一群人面兽心的人，目的不在乎高官贵爵，而是想满足兽性，只重视“花姑娘”（桂匪喊妇女叫“花姑娘”）和财货。况且这些野兽，人多枪少，原无实力，今遇这样的大好机会，一举手间马上可以满足欲望，他们怎肯现铁不打，还去炼钢呢？这是刘所不料的，也是袁所不料的。两家的如意算盘，都被刘逆尧仿所愚弄，也被桂匪所欺骗而破产了。安龙壬戌的浩劫，就是两家打错了这个如意算盘而酿成的。

二、安龙壬戌浩劫的经过

安龙既许桂匪假道，桂匪就于壬戌年（公历一九二二年）三月二十日分两股入城，一股由匪首陈豹带领，从册亨窜入；一股由匪首瞿高明带领，从贞丰窜入，两股约有二千余人。在匪群未到的时候，官绅还在兴高采烈地准备

隆重欢迎“招安”军，不料蜂涌而来的却是一群野兽，既不需要主人欢迎，也不听招呼，而是争先入城，强占民房。袁干臣见来势不对，大失所望，悔已不及，即请县长胡尧年（贵阳人，是个纨绔出身的官僚，胆小如鼠；虽为县长，实是傀儡。大权操在袁、何和大绅宋宠三、朱徽五等手里。他不过是一个唯命是听的“好好”官而已。）先召集官绅商议对策，继又邀请各匪首到县府见面，当场以极表欢迎的词句说了一些恭维和慰劳的话，慷慨地表示立即筹款四万元劳军，还殷勤挽留他们在安龙多休息几天。而匪首们更狡猾，他们假装出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，说了不少感激的漂亮话。官绅们听了信以为真，都很满意，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但是一般群众看到了匪众的野蛮动作，心里忐忑不安，却又不得不相信这些大人先生们有了妥善的安排，也就听其自然了。这些衮衮诸公中有几人要急忙赶到贵阳省议会去开会，只顾个人名利的得失，并不考虑桂匪入城后可能发生严重的后果。他们于次晨（三月二十一日）启

程赴省，许多官绅出城送行。他们刚走到寿福寺（现在的三小）的时候，忽闻城中枪响，惨绝人寰的浩劫就在这时开始了！两千多穷凶极恶的野兽，在这一日夜之间拉尽能够找到的“花姑娘”，伤天害理地发泄其兽性，并为所欲为地逐家逐户、反复洗劫达十余次，搜尽财物。真是鸡犬不留！他们携掠的财物堆积如山；被掳男、女、老幼千余人，均关在万寿宫内（现在的二小）；并且绑架了袁干臣为人质。次日，他们唱着匪歌缓缓地向着坡脚方向逸去，还胁迫了千余男女给他们挑担揹包。引兽入室的刘尧仿也同时逸去。这群野兽并无好枪，子弹也有限，城中各处的枪声，大多是放的广东产的声响较大的猩红鞭炮。如果当场有所警惕而稍有准备，也许不会这样遭殃。桂匪枪弹并不充实，虽然在安龙抢得了不少枪和弹，但按二千多的人枪配备，相差还远，并且掳去的财物很多，在移动的路上拖累很大，若遇追兵，或遇包围，是难以抵敌的。但他们为什么竟能有所恃而无恐，公然在旧州安全地盘据了三个多月呢？不言而喻，他们所

恃的，就是那个人质——袁干臣，起了保护他们的作用。在军阀时代，为一人而牺牲众人的事，简直是家常便饭。安龙县的人民又何能例外？总之，那时候的老百姓是俎上肉，是该死的；老百姓遭殃，又到哪里去伸怨？拿安龙当时的情境来看，是刘、袁两大家族的争权夺利，引狼入室，才酿成了这场浩劫。

三、安龙壬戌浩劫的善后

桂匪既逸去，官绅和逃出的难民陆续回城，目睹一日之间全城家破人亡的惨状，无不号啕痛哭。令人悲痛的是：这些逃得性命的人回家后，不仅见到家中被洗劫一空，而且找不到亲人。祖不见孙，父不见女，夫不见妻，兄弟不见姐妹，形单影隻，谁不伤心！两家争雄，万人遭殃！处在铁蹄下，难民皆不敢出一句怨言，反倒被迫承认这是天意（六十年前的一个壬戌年，所谓“咸同之变”，也是三月二十一日破城遭难）。官绅们回城后，首要的事当然就是如何办理善后，但那不过是告急求救一些官样文章而

已。对于难民如何安抚救济，他们一筹莫展。只有贵阳华洋义赈会急赈了大洋陆千元。但是杯水车薪，何济于事！不过涸泽之鱼得一口水，借以苟延残喘，聊胜于无。比起那些见死不救的人来说，华洋义赈会也算做了一点好事了。这时官绅心目中最紧要办的一件事，就是赶快救回袁祖铭省长的老太爷。本来，去求救搬来的兵已经到了，这股匪是经不起一击的，但投鼠忌器，谁敢冒昧地开一枪而危及省长之父呢？因此进退为难，终无善法救回老太爷。而匪方则以这条“肥猪”为奇货可居，扬言要大洋贰拾万元，才准放回。并限期十日缴款，过期就要随意处理。官绅闻此吓昏了，只得改弦易辙，去武用文，向匪方纳款求和。于是推何兴斋（何厚光之父）等深入匪巢，一再卑躬恳求，结果以大洋八万元成交。但这笔巨款是由何处筹来的呢？当然是要向各处“告帮”才行。幸运得很，不知何故，慷慨解囊的，竟大有其人。不数日间，即如数筹齐交付，省长的老太爷也就脱险归来了。袁干臣安全归来后，省方派统带

何厚光领大军往剿桂匪，安龙也组织民团由王立斋率领会剿。匪是乌合之众，既发了猛财，又因人质已去，无所挟恃，便四处分窜了。可怜被掳去的幼弱妇女，被胁迫奔波，受尽流离痛苦，又遭到万恶的野兽蹂躏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而这时父寻女的，夫寻妻的，冒着瘴疠，拼着生命去寻找他们的亲人。可是匪众已经四散，何处去寻呢？何统带、王营长的大军尚且找不到匪踪，这些寻女觅妻的难民又何能为力呢？总算当时百色的驻军刘华堂，慑于袁祖铭的声威，知黔军愤怒，不肯甘休，惟恐黔军借口剿匪，入侵广西，便赶忙出来调解。刘华堂调解的三个条件是：1、惩办匪首；2、清查寻找被难妇女，全部护送回安龙；3、积极通商。他们向黔军作了切实执行的保证。黔军也算取得了胜利。黔军退后，有广商苏发祥出资在百色组织慈善会，专门收容被难妇女，并陆续护送回安龙。据调查，得救回来的妇女，不到三分之二。其余的遭遇，就一言难尽了。有的是不屈而牺牲的，有的是受不了蹂躏而牺牲

的，有的被转卖了，甚至有卖给妓院的。种种惨状，笔难尽述。这些事实在过去是不准谈的。因为若不禁止，让人常谈此事，就会引起群众对他们的仇恨。他们造谣说：“壬戌之灾，是前一个壬戌的报应。”他们这种说法，是自知罪大恶极，企图洗脱责任，把这些人为的祸事推为天灾，以欺惑群众。至于引狼入室的刘逆尧仿和匪一同逸去后，窜到巴节，被人民捉获，在群众公愤下，在马场坝将他凌迟处死了。在处死之前，刘氏曾函电交加地来营救他。从这一点，人民完全看清了刘的丑恶面目。安龙遭到史无前例的灾难，刘氏并无只字片纸安慰安龙人民，而对于刘尧仿反而千方百计地企图营救。刘氏的罪恶是千秋万古都不能得到饶恕的。这些都是安龙人对于刘氏仇恨的史实，也是壬戌浩劫的真像。

刘、袁两家在安龙浩劫后的一段时期，仍跋扈一时。但到今天，两家都几无噍类了。恶人的下场，总是他们自己料不到的。他们作恶一世，乃让后人去作话柄吧！

说明：作者是贵阳人，因母迎养在安龙；母亲多病，想回省就医，壬戌三月二十一日，作者结伴奉母回里，才走到寿福寺，忽闻城中枪声，知有剧变，即走向附近的坝歪暂避。因此城中洗劫时的惨状，未经目睹。劫后回城，听见的都是惊心动魄的悲惨景象。那时作者还年青，未将这次惨状笔记，现在回忆当时情况，有些事已记忆不清。今写这篇文章，内容失于全面，所写的不过是一些片段，希识者指正。

附注

1、匪首陈豹率领一股，由广西旧州渡河，经贵州册亨所属板坝，顺南盘江而进，至安龙所属坡脚，转到安龙；匪首翟高明率领一股，由贞丰直达安龙。两股广匪都是同时到达安龙会合的。

2、刘尧仿又名刘盛唐。其父刘芷渊又名刘昭敬。

3、当枪声初起时，袁干臣住在团防局内（仁寿宫旧址，今公安局），有匪徒数千人汹涌

而入，安龙保商营郑子立见事不妙，诚恐对袁伤害，即以身掩护之，并厉声说道：“这是袁省长的老太爷，乱动不得！”匪徒愤怒，当即向郑营长子立肩臂开了一枪，郑登时倒地，因无人抢救，流血过多，延至半夜而卒。

民国甲子、乙丑年间安龙的荒象简述

夏季藩

民国十三年(甲子年)冬季寒假,我中断兴义“中一小学”教书业务,赴安龙访亲。见沿途田野,触目半荒。预料秋收,必少收成。由滇东罗平、板桥、富源和兴义属捧鲊一带,三三两两的避荒群众不断入境。当时贵州政权,泰半已落滇军唐三(继虞)手中。其所部大半是滇人痛疾的“吴学显”匪徒。闻驻防各县义仓,多被畅食一空;安龙亦不例外。这一年时光,不但晴多雨少,而且立夏前后,曾有连续七八次的大冰雹。随时都发现死鼠。记得在兴义的某日中午,全城瓦屋被冰雹所击,十有九坏。空无飞鸟,室无家禽,马牛猪狗,不少负伤。北门外一大树分枝处发现一重约二十余斤的冰砖,莫不叹为奇异!秋收既歉,秋耕自然减煞。第二年“乙丑”(1925年),直达阳历六月始降小雨。我曾赴西郊大坪方向察看,见田无滴水,

万里晴空，毫无雨意。纵有靠人力灌水插种的秧苗，多蓬勃摆午，高达三四尺，缺水移栽。插栽既少，秋收自歉。

兴、安、盘、普一带，邻近滇东，越境避荒者，日有增加。城内广东街、大街和顺城街一带，十个八个一堆一堆的鸠形鹄面的男女，对坐默泣！大街的过街楼下（现广播站左侧）不断发现尸体，当局义不容辞给予掩埋。初则一尸一草荐，继则两尸或三尸一捆捆地运出掩埋。嗷嗷待哺之声，草根树皮果腹之事，远近传闻！当时本城的黄少甫施粥救济灾民，（少甫系清同、光年间曾有多处公益事业的闻人黄伟廷之孙。少甫这时曾以金圈一只向恶霸蒋德安抵押借石谷助施，结果，蒋托词无谷，并昧心吞没押品。）但因自储无多而米价高昂（斗米四十斤价十元到十五元），施粥半年多就停止了。曾闻当时参与短期经办平糶人员，不少中饱贪污事例。乙丑荒象，较甲子年严重，因有由来！

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我国史籍上载述的每次农民起义，都是由于年成荒歉和

不同阶级的生活悬殊而酿成的。信然！信然！记得我当年租凭大街徐姓的房屋居住，窗前有一石条，是为数不等的豪绅们晴天傍晚聊天之处，时有会议内情的悄语，我曾多次在窗内听到大地主蒋德安、锺云楼等的谈话，例如：“我的，非到四十五元以上一石不卖。你呢？”“我的车得干净，昨天曾有人来出四十五元一石。我叫他再等天把来讲……”。这些令人寒心的话，说明他们借天灾大肆剥削的心肠，多么残忍啊！同时，城乡间其他大大小小的地主们，到秋收时节，不念灾情，强迫佃农交租，升合不让。迄今思之，英明的党和人民政府给他们适如其份的处理，是他们罪有应得的。

天不厌穷人！丙寅的整个年头，晴晦分明，雨水调匀，秋收加倍，群情欢腾！我又亲眼看到一两个上年囤谷待价的地主自怨自艾，低头叹气的丑态。因为他们的积谷未能及时迎价出售，坐失良机，内心十分后悔。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只顾自己赚钱、不管贫困人民死活的剥削阶级的本质。